

# 数码时代汉语网络教学的现状与发展需求\*

##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developmental needs of network-based Chinese language teaching in the digital age)

陆俭明

(Lu, Jianming)

北京大学

(Peking University)

lu\_ma2008@pku.edu.cn

**提要:** 在当今数码时代, 汉语网络教学已经走过了“能否实施”和“如何实施”这两个阶段, 如今需进一步有一个质的飞跃, 以适应汉语教学发展的需要。如何实现这质的飞跃? 文章着重谈了三点看法: 一是“要树立正确理念”, 着重强调对汉语教学的性质和总的指导思想、对汉语数码化网络教学以及汉语数码化网络教学本体研究, 必须要有正确的认识。二是“要加强汉语数码化网络教学本体研究”, 指出开展汉语数码化网络教学本体研究是进行汉语数码化网络教学的根基, 并以事实说明, 除技术层面外, 就汉语教学本身来说, 当前急需进行“词语和句法格式用法研究”“汉语各要素内部在教学上的排序研究”和“传统的句法分析与教学思路的革新”。三是“进一步建设和不断完善汉语数码化网络教学资源库”, 论述了进一步建设和不断完善汉语数码化网络教学资源库的必要性, 以及发展的方向。

**Abstract:** In the current digital age, network-based Chinese language teaching has gone through the stages of 'if' and 'how' and is now ready for a new paradigm shift. This paper proposes three possible approaches to facilitate such a change: 1) There should be a focus of research on the theoretical foundations of Chinese language teaching methodologies that are fundamental to network-based language teaching; 2) More attention should be devoted to the theoretical investigation of network-based Chinese language teaching practices, especially in the areas of Chinese grammar and morphology, sequencing in the instructions of different components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and the traditional grammatical analysis and innovation of teaching approaches; and 3) There is a need for more resources development for network-based Chinese teaching. Possible approaches to resources development are discussed.

**关键词:** 汉语网络教学, 数码化, 汉语网络教学本体研究, 资源库建设

**Keywords:** Network-based Chinese language teaching, digitalization, theoretical study of the network-based Chinese language instruction,

---

\* 本文在“第七届国际汉语电脑教学研讨会”(2012年5月25-27日, 夏威夷大学)上发表。在撰写过程中, 北京语言大学郑艳群和徐娟二位教授给我提供了很多文献资料和很好的修改意见, 谨在此深致谢意。

## teaching resources development

### 1. 汉语网络教学的现状

信息科技的发展目标是实现并不断深化数码化、网络化、智能化。上个世纪 90 年代后, 数码化、互联网技术飞速发展, 世界进入了数码化网络信息新时代。据媒体有关报道, 现在全球网民已经超过 20 亿, 其中北美占 76%, 大洋洲占 61%, 欧洲占 53%, 拉美占 32%, 中东占 29%, 亚洲占 22%, 非洲占 9%。中国大陆网民超过 4.5 亿, 手机上网人数达到 2.88 亿; 台湾地区计算机普及率(以户计算)达 85.7%, 家庭连网普及率达 78.7%。(张玳维, 2011) 智能化方面进展缓慢。可以预测, 21 世纪信息科技将会在数码化、网络化方面进一步完善并达到理想化的程度, 在智能化方有望取得突破性进展。

数码化网络信息新时代的来临, 国际汉语教学的迅速发展, 催生了基于互联网的汉语数码化网络教学的发展。现在, 大家越来越意识到汉语数码化网络教学的重要性。而且大家都了解到, 现在开展汉语数码化网络教学的面, 包括开设的课程、开展的单位、涉及的地域等, 越来越宽了。而且, 已初步建设了一些质量较好的汉语数码化网络教学资源, 同时也已积累了不少理论和实践经验。有些方面, 如汉字教学方面, 已做得相当好。应该说, 近十年来汉语数码化网络教学基本上已经走过了“能否实施”和“如何实施”这两个阶段。但是, 离需要和要求还远。这里我们必须看到, 如今汉语越来越贴近世界, 与世界已经息息相关。如同中国人要走向世界那样, 世界各国的朋友们要走出国门进到中国来, 而汉语逐渐成了互相沟通的桥梁。世界各国越来越多的外国人, 特别是年轻人都希望自己学习掌握好汉语。在越来越多的外国青年和外国朋友眼里, 中国充满了巨大的商机, 蕴藏着巨大的财富, 又拥有神秘古老的文化; 他们都希望自己学好汉语, 因为他们越来越意识到, 学好汉语, 就意味着掌握了与世界五分之一人口交流的机会, 也就意味着取得了进入拥有 13 亿人口的庞大市场的钥匙, 就意味着能进入中国的文化宝库。所以, 越来越多的人, 特别是年轻人开始学习汉语。国际汉语教学正蓬勃开展。可是, 全世界要学汉语的外国学生真能到汉语环境中学习的, 估计至多只有 2%, 绝大多数人是在本土非汉语环境下学习, 其学习效果肯定远远不如在汉语环境下学习。这就要求我们进一步发展汉语数码化网络教学, 特别是研制创造仿真的虚拟汉语教学课堂和虚拟汉语交际环境, 以适应汉语教学形势发展的需要, 使汉语数码化网络教学进入“怎么能更好实施”这样一个新阶段, 换句话说, 需要使汉语数码化网络教学有一个“质”的飞跃。

那么“质”的飞跃将体现在哪里? 这里我们首先要对数码化网络教学有个基本的认识。

数码化网络教学是利用已经普及的数码化电脑和宽带网络等硬件环境, 依托专业的网络现场教学平台, 实现异地、同时、实时、互动的教学。这是由多媒体(包括符号、语言、文字、声音、图形、图像、影像、Flash 动画等)计算机辅助教

学和远程教学加以整合而发展起来的，这是以计算机网络为依托的一种新的教学形式，是传统的一时一地的“实地现场教学”形式的强有力的补充，它体现了教育信息化和网络化的总体发展趋势和目标。其效应正如郑艳群（2001）早就预见的，可以实施“课堂上的网络”，以大大革新传统的课堂教学的教学模式，“变封闭式课堂为开放型课堂”，使教材“形象化、多样化”，使教学方式更具“灵活性”；可以实施“网络上的课堂”，以真正“做到课堂搬家”，切实“提高远程教学效果”。由此我们也可以了解到，汉语数码化网络教学是由三大部分整合而成的：

第一大部分是汉语教学所必需的各种资源，包括汉语教学所需的有关汉语言文字学的方方面面的素材和汉语教学所需的教材和课程等，并以此资源为核心所建成的可用、高效、共享的汉语数码化网络教学资源库。这是汉语数码化网络教学的基础与核心。

第二大部分是数码化网络信息技术，这是保障汉语数码化网络教学真正能实现的现代化科技手段。

第三大部分是汉语数码化网络教学模式，这是确保汉语数码化网络教学获得最佳教学效果的一种可靠保障。

我想，汉语数码化网络教学的“质”的飞跃就将体现在上述三方面及其相关的理论研究、相关的技术研究和技术在教学中的应用研究。

如何实现上述三方面的质的飞跃？本文试仅就实现汉语数码化网络教学所必需的汉语教学资源 and 资源库的建设谈一些粗浅的看法，以求教于大家。

## 2. 为实现“质”的飞跃，先要树立正确的理念

在汉语数码化网络教学所需之资源及资源库建设上如何能实现“质”的飞跃？正如时人常说，“观念的转变是根本的转变”。要实现“质”的飞跃，首先要树立正确的理念，解决好一些认识上的问题。

第一，必须明确认识到，“汉语教学的基础教学是汉语言文字教学”，它属于外语/二语教学；汉语教学的出发点和终极目标是如何让学生学会使用汉语，如何培养学生综合运用汉语的能力。因此，汉语教学总的指导思想应该是“怎么让一个零起点的外国学生在最短的时间内能最快最好地学习、掌握好汉语”。汉语数码化网络教学也不能偏离这一终极目标，不能背离汉语教学的总的指导思想。当前特别要注意防止用文化技艺来冲击汉语言文字教学的倾向，特别在国际汉语教学中。

第二，采用汉语数码化网络教学，为的是突破面授教学和纸质课本和工具书的某些局限，特别是时空的局限，以获取更为理想的教学效果。因此，实施汉语数码化网络教学，不是把纸质版的教科书、工具书等搬到网上去就行了，而是要充分利用当代信息高科技技术，发挥数码化网络教学的优势，使汉语教学真正成为数码化

多媒体网络教学。

第三,“汉语数码化网络教学本体研究”不等于“汉语本体研究”,即“汉语数码化网络教学本体研究≠汉语本体研究”。对外汉语教学界总有一种依赖思想,依赖汉语本体研究者的研究成果;汉语数码化网络教育界也有类似的依赖思想。而这种依赖思想最后都将会落空。我曾强调必须开展独立的对外汉语教学本体研究;对外汉语教学本体研究跟汉语本体研究有密切联系,但那是两码事(陆俭明,2007)。这里,我同样要强调,必须开展独立的汉语数码化网络教学本体研究;汉语数码化网络教学本体研究与汉语本体研究有密切联系,但也是两码事。

树立上述理念,有助于对汉语数码化网络教学资源及资源库建设的正确认识。

### 3. 关于汉语数码化网络教学资源库建设

汉语教学资源库建设和相关的理论研究可以说是数字化网络汉语教学的基础(宋继华、徐娟、许见鸿,2004),而这正是汉语数码化网络教学本体研究的一项重要内容。目前,各院校、出版社、软件公司或其它汉语教育机构已制作并相继推出一些提供多媒体资源的在线教学平台或工具,如通用型汉语教学管理平台、专用汉语教学平台、在线提供的汉语教学资源系统、通用型汉语辅助教学平台、语言教学在线工具、汉语教师和学习者社区平台和虚拟汉语教学环境等,已初步建设了一些质量较好的汉语数码化网络教学资源,特别在语音教学和汉字教学方面。但是,正如许多学者与汉语教师所指出的,在资源的选取,资源的管理、查询、调用、传输,以及在线维护等诸方面都存在着问题与不足。突出的如:(一)缺乏统一规划和总体设计,各单位都各自为政,不少是低水平重复开发与建设,资源组织无序;(二)优质教学资源匮乏,不注意教学资源的优化配置,不注意教学资源等级与难度的定位,且制作水平低,缺乏个性化;(三)资源组织技术落后,导航系统性和页面跳转提示性都不强,资源的管理与控制能力差,呈现方式单一,交互性差,反馈性也差,可滚动式扩展性能也差,更严重的是还不能做到真正共享;(四)缺乏专业搜索引擎,检索不方便;(五)没有高水平制作团队支撑的统一而有效的资源研发机构,以致教学资源不能及时调集、更新(信世昌,2001;Kuo & Hooper, 2004;靳洪刚,2005;谢天蔚,2007,2008;陈名松,2007;Allen, 2008;刘志敏,2008;何敏、张屹,2008;董博,2009;贺志强、韩政涛、贺龙祥,2009;李慧,2010;苏丹洁,2010b;笪骏,2011;郭星,2011)。有鉴于此,中山大学国际汉语学院院长周小兵教授于2010年就指出,“建设大规模数字化国际汉语教学资源库,是促进国际汉语教育事业健康发展的当务之急”(周小兵,2010)。同年,武汉大学、南京大学和中山大学先后举行有关国际汉语教学资源建设研讨会,共同研讨汉语数码化网络教学资源建设问题。

目前,在汉语教师眼里,看重和关心的是汉语数码化网络教学资源中的资源本身,包括汉语教学所需之素材和汉语教学所需之各种课程,希望能全而精;而在教育技术研究专家眼里,看重和关心的是有关数码化网络教学的理论研究、相关技术研究以及技术在教学中的应用研究,如何真正做到可用、高效、共享、便捷。事实

上,就汉语数码化网络教学资源库建设来说,上述两方面的内容都该看重,都需关注。正如于涛(2010)所指出的,“多媒体计算机技术与对外汉语课程”需“有机结合”“加以整合”。

从各方面意见看,在大家的眼里,理想的汉语数码化网络教学资源库建设应该是:(郑艳群,2000;薛伟,2004;陈名松,2007;邢俊升,2008;何敏、张屹,2008;胡悫、李春玲,2008;董博,2009;贺志强、韩政涛、贺龙祥,2009;徐娟,2010;李慧,2010;崔希亮、张宝林,2011;朱红玉,2011)。

在资源内容上,必须以汉语教学所必需的汉语言文字学素材和汉语教学所必需的各种课程为核心并加以整合。资源内容要齐备,但又不是不加选取地越多越好,要整合优质资源;而资源的选取和定位,必须坚持需求导向,以学习者为中心,以学习任务为目标,并必须重视教学资源的优化配置;资源内容的组合要有一定的系统性。总之,要注意资源的优质、规范、系统和合理分类。

在资源库的具体建设上,必须改变各自为政的状况,实施统一规划,总体设计;坚持多方参与,跨领域协作,甚至可拓展国际合作。

在应用功能上,首先要建设完善的网络教学综合平台,包括通用网络教学平台、研究型网络教学平台、精品课程建设平台、精品课程评审平台、课程教学资源库和教学资源管理平台等,使汉语教学素材、课件制作、教学系统、答疑系统、评测系统、教学管理系统、学习交流系统、在线帮助系统以及用户管理等整合为一个整体;不仅要有综合平台,还得具备快速的传送功能,还得具备专业搜索引擎,以增强资源库的调集功能和检索功能;还要具备较好的教学资源的交互性、集成性;要有很强的资源库的各种界面、音频、视频等的可控性,使教学资源具备越来越健全的功能体系,从而提高资源库的适应性,全面提升教学资源库的效能,以确保数码化汉语网络教学真正收到应有的实效;能真正实现资源共享。

在教学模式的设计和研制上,正如朱红玉(2011)所介绍并指出的,目前已存在并提出多种教学模式。除了远程实时或非实时课堂授课模式外,有个别化自主学习模式,协同学习模式,案例教学模式,虚拟环境教学模式,基于网上资源应用的语言情境创设或主题探索教学模式,以及个性化情景式教学模式等;但是,现在自主化学习模式和协同学习模式关注并应用得比较多,而远程实时授课、人机交互等虚拟课堂教学模式的探索少,急需开发新的适合汉语的远程教学模式。

从发展上看,要进一步加强技术应用及其理论研究,提高资源库的技术含量,增强资源库的再生功能、调集功能和辐射功能。当前云计算理念和技术迅速提升与发展,在汉语数码化网络教学资源库的建设中要重视云计算技术的运用(张家贵、罗龙涛,2011)。

总之,对外汉语学界和教育界有众多学者在谈到多媒体素材库或数码化网络教学资源库的建设时,从不同角度指出,所建的资源库要具有下列性能与特点:内容尽可能丰富,分类力求合理且具有规范性、权威性,能满足汉语教学不同层次、不同

教育目的的需求；操作、控制尽可能简单，检索力求便捷，交互性强，能滚动式扩展，具有再生能力等。这也就是对汉语数码化网络教学资源库的建设的要求。

#### 4. 要加强汉语数码化网络教学的本体研究

上面说了，汉语数码化网络教学资源包括汉语教学所必需的汉语言文字学方面的素材及其各种类型的课程，这是汉语数码化网络教学资源库建设的基础。它既关系到学生该学什么、老师该教什么，也关系到教师该怎么教，学生该怎么学的问题，也直接关系到教学质量的问题。汉语教学资源，既要求齐备，又得求精、优化，这就要求我们必须以科研引航，进行踏实而深入的研究，而不是将汉语本体研究的研究成果拿来就行。无论是“汉语教学本体研究”还是“汉语数码化网络教学本体研究”，其最大特点是跟“教学”二字紧紧地捆绑在一起，从教学需要出发，其研究成果必须能够服务于教学需要。“汉语数码化网络教学本体研究”就是指，从数码化网络教学这一独特的视角出发，开展面向汉语数码化网络教学的语音、汉字、词汇、语法、修辞、语篇以及与此相关的写作、会话、文化等方面技能和要素的教学研究；而其研究成果可运用到汉语数码化网络教学，能获得预期的教学效果。下面仅就汉语词汇、语法教学方面说说当前在汉语数码化网络教学中最急需的素材。

##### 一、汉语各要素内部在教学上的科学排序

汉语各要素内部在教学上的排序问题研究，包括两方面研究内容。

第一个方面，整个该教的词汇或该教的语法点的排序研究。我在《关于开展对外汉语教学基础研究之管见》（陆俭明，1999）就指出，要加强针对外汉语教学的基础研究，为教材编写提供必要的科学依据。其中就讲到，海外汉语学习者有各种不同类型，有各种不同要求。各不同需求的汉语学习者，在规定的学习阶段内，除了需要明确“应该学习掌握多少汉字？哪些汉字？”“应该学习掌握多少词语？哪些词语？”“应该学习掌握多少语法要点？哪些语法要点？”之外，还必须研究考虑“各个汉字在教材中出现时，孰先孰后？”“各个词语在教材中出现时，孰先孰后？”“各语法要点在教材中出现时，孰先孰后？”这样的问题。所谓“孰先孰后”，说的就是排序问题。譬如，就语法要点来说，“是”字句、“有”字句、“把”字句、存现句、“比”字句、兼语句等，该分别安排在什么阶段教？

第二个方面，在汉语本体研究中，一般都是将某个词语或句法格式的好几个意义或用法放在一个平面上来加以描写、说明。例如，《现代汉语八百词》将“把”字句的语法意义和用法归纳为五个方面（吕叔湘，1980）：

1. 表示处置。如：把信交了 | 把衣服整理整理。
2. 表示致使。如：把嗓子喊哑了 | 把鞋都走破了。
3. 表示动作的处所或范围。如：把东城西城都跑遍了 | 把里里外外再检查一遍。
4. 表示发生不如意的事情。如：偏偏把个老李给病了 | 真没想到，把个大嫂

死了。

5. 相当于“拿”，“对”。如：他能把你怎么样？我把他没有办法。

可是，从汉语教学的角度看，词语或句法格式，如果有多个义项或有多种用法，就需要对义项或用法也有一个“孰先孰后”的排序问题。譬如，上述“把”字句的五种意义和用法，就不能一次全部教给学生，因为“倾盆大雨，会让学生感冒的。”（陆俭明，2003）这样，也需要进行排序研究。

关于词语或句法格式排序研究问题，早就有学者提出来了，并都认为在汉语/华文教学中，一定得考虑分层次、分阶段地交给学生，而不能倾盆大雨式地一次教给学生。（吕文华，2002；周小兵，2002；邓守信，1998、2009；陆俭明，2008）上述观点也已成为汉语习得研究成果所证明（施家炜，1998，2002）。可是目前实施得并不理想，甚至可以说多数人还未充分注意到实施这一观点的必要性。这里我们不妨还是以“把”字句为例，来加以说明。

“把”字句式在汉语中使用频率极高，是外国汉语学习者所必须学习、掌握的一种句式。可是，目前在汉语教材中对“把”字句的处理并未认真考虑其排序问题，并未实施上面所提倡的分层次、分先后的排序观点。譬如刘珣（1986,2002）所主编的大家公认是质量比较好、在海内外比较受欢迎的汉语教材。该教材的1986年版的书里，“把”字句在第二册第46课、47课才开始介绍，而且除了“‘把’+ NP + V 作/成/为……”（“‘把’+ 名词语 + 动词+作/成/为……”）这类归到第47课外，所有类型的“把”字句都一股脑儿罗列于46课。而在新修订的2002年版里，开始注意提前讲授“把”字句，而且开始注意对“把”字句分层次处理，分散在第二册的16、18课和第三册的27课三处介绍。这应该说是可喜的改进。可是，在第二册16课里一上来介绍的是“我把这事儿忘了”这样的“把”字句。该教材对“把”字句的处理，起先较晚向学生介绍“把”字句，而且将“把”字句的所有用法一股脑儿地给学生，这显然不是很合适。后来在新版里略为提前了，而且采取分层给的办法，其思路可取；然而最先教的却是“我把这事儿忘了”这类“把”字句。这是否符合外国学生对“把”字句的习得认知规律？

语言事实告诉我们，从“把”字句所表示的语法意义和用法看，主要有三小类：

1. 表示处置。如：把衣服放在柜子里 | 把练习做完了 | 把那本书送给校长 | 把那房间改成会客室。
2. 表示致使。如：那盆衣服把我洗得累死了 | 把她乐坏了 | 把他吓了一跳。
3. 表示意外。如：把这事儿忘了 | 不小心把衣服刷破了。

这三项用法的“把”字句，其使用频率很不一样。据陈立元（2005）对台湾中研院平衡语料库近一千万字里所出现的7010个“把”字句以及联合报知识库801万字中出现的700个“把”字句（共7710个“把”字句）的统计确认：

处置义“把”字句占93.44 %；

致使义“把”字句占2.37 %；

意外义“把”字句占1.09 %。

我们理所当然应该先教外国学生学习、掌握表示处置义的“把”字句。而“我把这事儿忘了”不属于表示处置义的“把”字句，属于意外义“把”字句，换句话说“我把这事儿忘了”不是最典型的“把”字句。在汉语教材中先安排教这种表意外义的“把”字句，显然不合适。

当然，教材当中语言项目的呈现顺序、编排方式等，是由诸多因素决定的，除了语言项目在母语（即汉语）中的使用频度以外，还要综合考虑学习者的认知难度、习得顺序、语言结构相互的制约关系、与语言功能和文化内容的配合等。

排序问题是个比较复杂的问题。排序需要，但在传统的汉语教材和传统的一时一地的课堂教学中，某些词语、某些语法点，某些词语或语法点的各种意义或用法，一旦研究排定，就只能这样了。采用汉语数码化网络教学，可以通过超链接提示，适时加以改变与调整。这也体现了汉语数码化网络教学的优越之处。

## 二、词语和句法格式的用法

汉语本体研究基本不研究词语和句法格式的用法，而在汉语教学中，对外国学生来说，最需要的就是词语和句法格式的具体用法。可是，词语和句法格式的具体用法，在目前已有的参考文献或工具书中很难找到。因此，急需加强词语和句法格式的具体用法的研究，特别是词语、句法格式使用的语义背景的研究。汉语教学的实践也告诉我们，现在外国学生在汉语学习上，普遍存在的问题是在说和写方面常常出现词语或句法格式使用不当的毛病，书面语词和句法格式使用不当的毛病更为普遍。请看外国学习者的病例（主要转引自马真 1983, 2001, 2004, 2006, 2008 用例）：

1. \*大家都看电影去了，她反而在宿舍看书。
2. \*玛沙干得比谁都卖力，这次我想老师准会表扬他，谁知老师反而没有表扬他。
3. \*他往往说谎。
4. “今天会下雨吗？”“\*我敢肯定按说不会下雨。”
5. \*我今后一定要还努力地学习中文。
6. \*陆老师，你身体优异！

外国学习者为什么会说出上面这样的病句？不是他们不了解这些词语的基本意义，而是不了解这些词语的用法，特别是不了解这些词语使用的语义背景（马真，2008）。而这不能怪学生，也不怎么能怪汉语/华文老师，原因主要是我们的工具书就只注释了词的基本意义，而没有交代该词使用的语义背景。请看一些最有代表性的工具书对“反而”、“按说”、“往往”、“还”、“优异”的注释：



- 【反而】** a. 表示跟前文意思相反或出乎预料之外，在句中起转折作用。（《现代汉语八百词》）  
 b. 表示跟上文意思相反或出乎预料与常情。（《现代汉语词典》）
- 【按说】** 表示跟前文意思相反或出乎预料之外，在句中起转折作用。（《现代汉语八百词》）
- 【往往】** 常常。（《新华字典》）
- 【还】** a. 更。（《新华字典》）  
 b. 表示程度的加深；更加。（《应用汉语词典》）
- 【优异】** 特别好。（《现代汉语小词典》）

对此无可指责，因为这些工具书的读者对象主要是母语为汉语的人；对母语为汉语的人来说这样注释可以，因为他们从小习得汉语，对汉语有丰富的语感。可是这种解释对外国学生却起了意想不到的误导作用。而这些工具书的作者之所以都只注意词的基本意思，不太注意使用这些词的语义背景，因为没有研究。要知道，在汉语本体研究中，就词汇来说，主要是研究说明各个词语的本义、基本义、引申义，以及词的内部构造，而不关注词的具体用法，更不研究词语使用的语义背景。

词语是这样，句法格式也是如此。以往的汉语语法本体研究，其目的主要是为创建汉语语法学体系，完善汉汉语语法学服务的，因此一般都只注意分析、描写、说明其内部结构、基本意义、历史发展等，不太注意其用法的研究，更没有能深入到句法格式使用的语义背景的研究。对母语为汉语的人来说，只描写说明句法格式的基本意义、内部结构就行了，因为我们对汉语有很强的语感，也就是感性知识；可是对外国汉语学习者来说，他们不仅要了解句法格式所表示的基本意义，更要了解其具体用法。而正是这部分内容严重缺乏，以致外国学习者对汉语里的一些句法格式常常掌握不好。就拿“把”字句来说，这是现代汉语里使用频率相当高的一种句式，可是在汉语/华文教学中，无论教员还是学生在“把”字句教学上都有一种挫败感。究其原因除了我们至今对“把”字句的语法意义和构造机制还没有获得一个圆满的结论之外，还在于以往不怎么研究“把”字句的实际用法，所以至今我们没能将“把”字句的具体使用规则——什么情景下必须用“把”字句、“被”字句，什么情景下绝对不能用“把”字句、“被”字句明明白白地说清楚。

总之，一定既要研究、描写、说明词语和句法格式的基本意义，更要研究、描写、说明词语和句法格式的具体用法，特别是词语和句法格式使用的语义背景，这样才能使汉语/华文教学收到更好的教学效果。

### 三、传统的句法分析与教学思路的革新与补充

传统的句法分析与教学思路是，句法上“主—谓—宾”，语义上“施—动—受”。例如：

张三 喝 咖啡。  
 主语 谓语 宾语 .....传统的句子成分分析  
 施事 动作 受事  
主 谓 .....结构主义的层次分析  
述 宾 .

用美国结构主义的直接组成成分分析法（简称“IC 分析”，我们称为“层次分析”）来分析存在句，只是增强了层次观念，基本的句法分析思路没有改变。

这种传统的分析思路，是古希腊传下来的，应该说在一定程度上是符合语言事实的，是科学的，因此能一直沿用至今。但是，语言是复杂的，至今我们对语言只看到了它冰山的一角。传统的分析思路，用于诸如事件结构、性状结构、判断结构等的分析与解读，是有效的；但是，它并不能解释所有的句法现象，有许多句子结构没法用这种思路去分析与解读。这在对外汉语语法教学中就碰到了问题。请看：

- A. 台上坐着主席团。  
 门口站着许多孩子。  
 床上躺着病人。  
 .....
- B. 台上放着鲜花。  
 墙上挂着一幅画。  
 门上贴着对联。  
 .....

这是汉语语法学界已经研究、讨论得很多的存在句。其基本格式是：

处所成分 + 动词 + 着 + 名词语

可以码化为：

$NP_L + V + \text{着} + NP$

汉语语法学界对于存在句，在句法上或分析为

主语—谓语—宾语

分析为：

状语—谓语—宾语

在语义上，都分析为：

- A 组：处所—动作—施事  
 B 组：处所—动作—受事

在对外汉语教学界有影响的六部现代汉语语法书（卢福波，1996；刘月华等2001；房玉清，2001；朱庆明，2005；陆庆和，2006；张宝林，2006），基本上都是这样分析的。可是，传统的句法分析没法解释这些句子为什么能表示“存在”这一语法意义。更没法回答下列问题：

（一）“主席团”“两个孩子”“病人”怎么可能是宾语？它们作为动作的施事怎么跑到动词后面去了？

（二）b组句子里的“放”“贴”和“挂”的施事怎么不出现？

（三）按说宾语的语义角色不同，整个结构的语法意义就不同。可存在句虽宾语的语义角色不同，但整个句子的语法意义还是相同的，无论A组还是B组的句子，都表示存在，表静态，这为什么？

实际上，语言中的句子或句法结构，不是像传统的语法分析所认识的那样，都能框定在“主-谓-宾”“施-动-受”这样的范围内。事实上，存在句的动作性已经很弱很弱，存在句已经不属于事件结构（张旺熹，1999）。更值得注意的是，就内部的语义关系看，在存在句中所凸显的已经不是：

A组：处所—动作—施事

B组：处所—动作—受事

其实，不管是A组还是B组存在句，所凸显的语义关系是：

存在处所 — 存在方式 — 存在物

显然，对于存在句这样的句式，我们得另想办法，采用新的分析思路和教学思路，即构式-语块分析思路（陆俭明，2009）和构式-语块教学思路（苏丹洁，2009）。从构式-语块的角度看，上面所举的存在句该作如下分析：

1. 存在句属于存在构式；
2. 其独特的构式义是表示存在，表静态；
3. 其语义配置是“存在处所—存在方式—存在物”；
4. 该构式有三个语块构成语块链，其词性语块链是“处所成分—动词性成分—名词性成分”，其语义语块链是“存在处所—存在方式—存在物”；
5. 该构式，作为存在处所的处所成分语块通常是个方位结构，作为存在方式的动词性语块是“动词+着”，作为存在物的名词性语块通常带有数量成分。

以上所述可列如下表：

门口	坐着	三个人	
墙上	挂着	两幅画	
存在处所	—存在方式	—存在物	.....语义语块链
处所短语	—动词语块	—(数量)名语块	.....词性语块链
NP <sub>L</sub>	V+着	NP	.....码化格式
何处	以什么方式存在	何物	[表示存在,表静态].....构式义

以上说的是句法分析思路的革新。我们提出构式-语块分析法，不是要全盘否定传统的句法分析法，只是说明并强调不能囿于传统的句法分析思路。构式语块句法分析法可以说是对传统句法分析法的一种补充。

在具体教学中当然不能直接将上述内容照搬过去，而得加以转化，转化为汉语教学所需要的教学内容；在语言上也要加以转化，要采用深入浅出、通俗易懂的教育语言来讲授。已有的教学实践已经初步证明，构式-语块分析思路、构式-语块教学思路学生欢迎，获得了成效（苏丹洁，2010a，2011，2012）。

以上是就汉语教学本身的需要来说的。要使这些研究成果用于汉语数码化网络教学，当然还得充分利用数码化网络信息技术，特别是各种多媒体手段。这就需要考虑，怎样利用信息科技手段，将上述关涉到句法分析方法的内容，充分而又合适地加以表达，以达到最佳效果。

## 5. 结束语

从上可知，汉语教学的发展形势要求我们要加速发展汉语数码化网络教学，而要发展汉语数码化网络教学，就必须科研引航，开展汉语数码化网络教本体研究，其中特别需要进行汉语数码化网络教学资源库建设，而汉语数码化网络教学资源库建设，切实推进汉语数码化网络教学，信息技术当然很重要，关键则还在于人。“引入新技术和方法必须考虑与人的因素互相适应”（郑艳群，2001）。“数字化对外汉语教学资源的完整、稳定的系统”，就由“硬件、软件、人件、潜件”所构成。（徐娟2010）其中，“硬件是基础，软件是重点，人件是灵魂，潜件是方向”；它们“紧密相连，互相促进，互相制约，缺少任何一件，数字化对外汉语教学所面临的问题都难以解决”。

## 参考文献

- 陈立元（2005），汉语把字句教学语法，台湾师范大学华语文教学研究所硕士论文。  
 陈名松（2007），计算机辅助教学的发展与研究，《桂林电子科技大学学报》第2期，146-151。  
 崔希亮、张宝林（2011），全球汉语学习者语料库建设方案，《语言文字应用》第2期。  
 笄骏（2011），在线汉语教学和资源系统建设的问题与改进：以《网络孔子学院》和

- 《长城汉语》为例, *Journal of Technology and Chinese Language Teaching*, 2(1), 23-35.
- 邓守信(1998), 迈向汉语的教学语法, 《第五届世界华语语文教学研讨会论文集·教学应用组》, 台湾。
- 邓守信(2009), 《对外汉语教学语法》, 台湾: 文鹤出版有限公司。
- 董博(2009), 《网络辅助对外汉字教学优化研究》, 山东大学硕士论文。
- 房玉清(2001), 《实用汉语语法》,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 郭星(2011), 网上对外汉语教师教学资源建设, 《科教导刊》6月上旬刊。
- 何敏、张屹(2008), 网络环境下的学习资源设计研究, 《现代教育技术》第1期。
- 贺志强、韩政涛、贺龙祥(2009), 教育资源建设平台的发展与展望, 《现代教育技术》, 第4期。
- 胡悛、李春玲(2008), 对外汉语教学积件系统建设初探, 在“第六届中文电化教学国际研讨会”(韩国 大田 又松大学, 2008年8月25日—27日)上的报告。
- 靳洪刚(2005), 多媒体汉字呈现于汉字习得研究: 三个跨语言组的汉字测试分析, 《汉语研究与应用》(第三辑),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63。
- 李慧(2010), 汉语国际推广教学资源建设的战略思考, 《长江学术》第4期。
- 刘珣主编(1986, 2002), 《实用汉语课本》(1986版), 北京: 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 《新实用汉语课本》(2002版), 北京: 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
- 刘月华等(2001), 《实用现代汉语语法》, 北京: 商务印书馆。
- 刘志敏(2008), 多媒体教学资源一体化设计的优化配置——国家级精品课程市场营销学教学资源的编制方法, 《现代远程教育研究》第3期。
- 卢福波(1996), 《对外汉语教学实用语法》, 北京: 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 陆俭明(1999), 关于开展对外汉语教学基础研究之管见, 《语言文字应用》第4期。
- 陆俭明(2003), “对外汉语教学”中的语法教学, 《语言教学与研究》第3期。
- 陆俭明(2007), 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的本体研究和汉语本体研究, 《世界汉语教学》2007年第3期。
- 陆俭明(2008), 谈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的学科建设及其本体研究, 《外语教学与研究》第5期。
- 陆俭明(2009), 从构式看语块, 在“首届全国语言语块教学与研究学术研讨会”(2009.5.17. 北京: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全体大会上宣读。
- 陆庆和(2006), 《实用对外汉语教学语法》,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 吕文华(2002), 对外汉语教材语法项目排序的原则与策略, 《世界汉语教学》第4期。
- 吕叔湘主编(1980), 《现代汉语八百词》, 商务印书馆。
- 马真(1983), 说“反而”, 《中国语文》第3期。
- 马真(2001), 表加强否定语气的副词“并”和“又”, 《世界汉语教学》第3期。
- 马真(2004), 现代汉语虚词研究方法论, 商务印书馆。
- 马真(2006), 谈谈《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虚词的注释, 《语言文字应用》第1期。
- 马真(2008), 在汉语教学中要重视词语使用的语义背景, 蔡建国主编《中华文化传播任务与方法》(196-208页), 上海人民出版社。
- 施家炜(1998), 外国留学生22类现代汉语句式的习得顺序研究, 《世界汉语教学》

- 第4期。
- 施家炜(2002), 韩国留学生汉语句式习得的个案研究,《世界汉语教学》第4期。
- 宋继华、徐娟、许见鸿,(2004)对外汉语教学网络课件开发的理论原则,《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2期。
- 苏丹洁(1999), 从存现句习得实验看构式理论和语块理论在汉语语法课堂教学和网络教学中的作用, 在“首届全国语言语块教学与研究学术研讨会”(2009.5.17. 北京: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上宣读。
- 苏丹洁(2010a), 试析“构式-语块”教学法——以存现句教学实验为例,《汉语学习》第2期。
- 苏丹洁(2010b), 汉语网络教学资源考察,《第七届中文电化教学国际研讨会论文集》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 苏丹洁(2011), 构式语块教学法的实质——以兼语句教学及实验为例,《语言教学与研究》第2期。
- 苏丹洁(2012), 取消“兼语句”之说——构式语块的新方法,《语言研究》第2期。
- 万业馨(1999), 从汉字识别谈汉字与汉字认知的综合研究,《语言教学与研究》第2期。
- 谢天蔚(2007), 中文教学中的电脑技术运用的策略与模式, 见陆俭明主编《第八届国际汉语教学讨论会论文集》.高等教育出版社。
- 谢天蔚(2008), 电脑教学日常化是必由之路, 见张普、徐娟、甘瑞瑗主编《数字化汉语教学进展与深化》,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30。
- 信世昌(2001), 应用电脑中文手写输入法于汉字学习之测试与观察, 转引自《数字化汉语教学进展与深化》:413-418。
- 邢俊升(2008), 教育信息化资源库建设问题浅析,《中国教育信息化》第24期。
- 徐娟(2010), 论数字化对外汉语教学的硬件、软件、人件潜件,《现代教育技术》第2期。
- 薛伟(2004), 关于我国教育资源库建设的思考,《教育传播与技术》第2期。
- 于涛(2010), 多媒体计算机技术与对外汉语课程的整合研究,《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对外汉语教学与研究版)第2期。
- 曾煊(2008), 国内教育资源库建设反思,《软件导刊(教育技术)》第7期。
- 张宝林(2006),《汉语教学参考语法》,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 张玳维(2011), 两岸华语多媒体沿革与发展之比较, 在“首届两岸华文教师研讨会”(2011.8.16-18. 广州暨南大学华文学院)上宣读。
- 张家贵、罗龙涛(2011), 基于云计算理念构建数字化教学资源平台,《现代教育技术》第3期。
- 张旺熹(1999),《汉语特殊句法的语义研究》, 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 郑艳群(2000), 关于建立对外汉语教学多媒体素材库的若干问题,《语言文字应用》第3期。
- 郑艳群(2001), 课堂上的网络和网络上的课堂——从现代教育技术看对外汉语教学的发展,《世界汉语教学》第4期。
- 周小兵(2002), 汉语第二语言教学语法的特点,《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6期。

- 周小兵 (2010), 建设数字化国际汉语教学资源库, 《暨南大学华文学院学报》第 1 期。
- 朱庆明 (2005), 《现代汉语使用语法分析》,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 Allen, J. R. (2008). Why learning to write Chinese is a waste of time: A modest proposal. *Foreign Language Annals*, 41(2), 237-251.
- Kuo, M-L. A., & Hooper, S. (2004). The effects of visual and verbal coding mnemonics on learning Chinese characters in computer-based instruction. *Educational Technology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52(3), 23-34.